

希腊人的故事

ギリシア人の物語

3

新希望

盐野七生

[日] 盐野七生——著 田建国——译 田建华——校

中信出版集团

希腊人的故事

3

新希望

[日] 盐野七生 / 著

田建国 / 译

田建华 / 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人的故事 : 全三册 / (日) 盐野七生著 ; 计丽屏等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11 (2018.11 重印)
ISBN 978-7-5086-9571-6

I . ①希… II . ①盐… ②计… III . ①古希腊 - 历史
IV . ①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4464 号

GIRISHIAJIN NO MONOGATARI III by NANAMI SHIONO

© NANAMI SHIONO 2018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18.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希腊人的故事 (全三册)

著 者 : [日] 盐野七生

译 者 : 计丽屏 徐越 田建国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 01-2018-5522

审 图 号 : GS (2018) 4700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9571-6

定 价 : 148.00 元 (全三册)

印 张 : 41.75

印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II\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目 录

第一部 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第一章 雅典的凋败

- 4 自信的丧失
- 14 人才外流
- 22 审判苏格拉底

第二章 无法蜕变的斯巴达

- 32 胜利者的实质
- 37 阶层差别的固化
- 42 执意护宪
- 52 公民兵变佣兵
- 57 斯巴达的品牌
- 63 把希腊售予波斯

第三章 底比斯的极限

- 72 底比斯双雄

78	打倒斯巴达
93	少数精锐的极限
99	希腊一分为二
103	群龙无首

第二部 新生力量

第一章 父亲腓力

106	被诸神背弃
110	马其顿脱胎换骨
116	新生的马其顿军队
123	近邻政策
126	提高经济实力
133	挺进奥林匹斯南麓
138	“忧国之士”狄摩西尼
155	成为希腊霸主
165	父对子的处罚方式
170	离婚，再婚
173	暗杀

第二章 儿子亚历山大

179	一生之书
182	一生之友
184	托命之马
188	斯巴达式教育
190	恩师亚里士多德

196	首上战场
203	20 岁的国王
209	东征
211	内情
221	迈向亚洲的第一步
224	格拉尼科斯战役
233	利用胜利
246	戈尔迪乌姆之结
248	通往伊苏斯之路
254	走岔
262	伊苏斯战役
276	建立海上交通线
283	推罗攻防战
296	占领埃及
307	通往高加米拉之路
310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315	高加米拉战役
330	“金刚钻”
336	从巴比伦、苏萨到波斯波利斯
348	斯巴达最终出局
353	挺进中亚
359	走在别人前面的悲剧
373	重启东征
376	游击战的艰辛
392	通向印度之路
397	最后的大战役海达斯佩斯战役
410	士兵拒绝从军
413	印度河

418	探险未知之地
424	同化战败者与实现民族融合的梦想
432	亚历山大的愤怒
440	密友之死
444	梦想西征
450	最后的告别
453	亚历山大的一生

第三章 希腊化世界

458	“交给更优秀的人”
461	继业者战争
469	亚历山大的遗产
476	十七岁时的夏天 ——致读者
483	参考文献
494	图片出处一览

第一部 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第一章 雅典的凋败

如果霸权国家战败后有另一个国家代替它掌握霸权，或许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问题是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人认为多极化的状态才是理想状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也许只是混乱而已。

这种混乱不只祸害当事国，还会殃及其他国家。因而，它不会止步于暂时的混乱，而会成为一种可确切地称为“混沌”的长期现象。

伯罗奔尼撒战争绵延 30 年之久，它导致城邦国家雅典的凋败，在接下来的 42 年中又进而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霸权”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的“hegemonia”（英语为“hegemony”），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其他国家有强有力的影响。

在古希腊，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国家只有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虽然在陆战方面堪称希腊第一，但斯巴达战士的国家只有军事力量。

公元前 404 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研究者们认为，从这一年开始到马其顿雄起的半个世纪间，先是斯巴达的霸权时代，接着是底比斯称霸。

果若如此，希腊世界的霸权便只是从雅典转移到斯巴达，再转移到底比斯而已。即便霸权转移时存在一定弊害，造成的混乱也应该会控制在一定程度内。

可是，希腊世界却走向了“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论及政治制度，这些城邦国家有民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两者的

混合，情况各不相同。可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终归都是城邦国家。与之相对，马其顿是王权国家。

我阅读学者的研究著作时感到，学者必须读懂文字记载背后的东西，即所谓的真话。

虽然书上写的是“霸权时代”，但必须理解为带引号的所谓的霸权时代。

本卷第一部讲述的是真正的霸权国家雅典存在 80 年之后，带引号的霸权时代 42 年的历史。

公元前 404 年战败的只是雅典，半个世纪之后败下阵来的却是希腊的所有城邦国家。

自信的丧失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抛弃了民主政体（demokratia），转向寡头政体（oligarkhia），而这并非战胜国斯巴达的逼迫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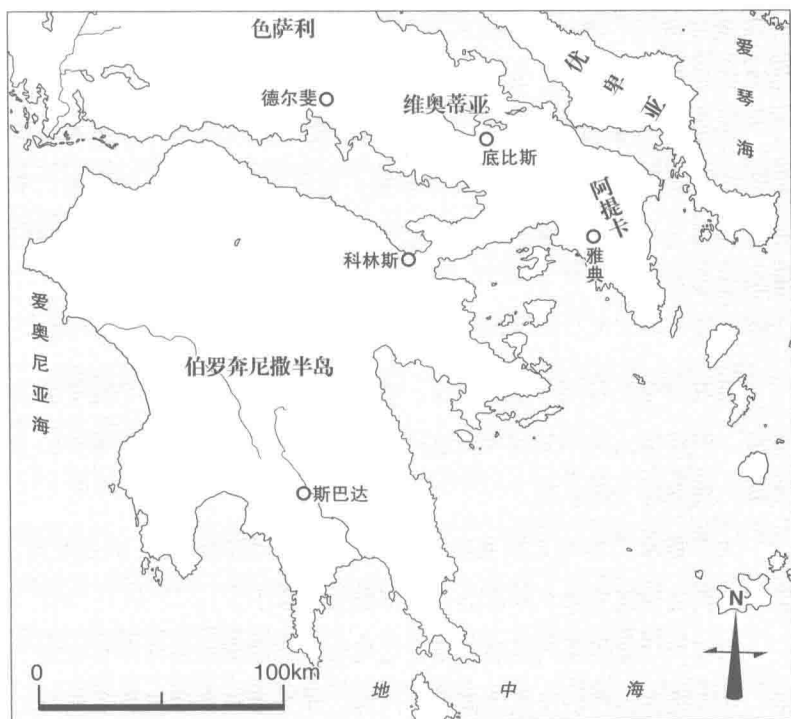
真正的原因在于，绵延近 30 年的战争以雅典空前屈辱的失败告终，雅典市民对自己沿用百年的民主政体失去了信任。

的确，公元前 404 年的雅典丧失了 80 年来一直拥有的所有“力量”。

作为主战力的海军舰船从 200 艘减少到 12 艘，只能完成近海警备。

连接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 7.5 公里的“长墙”也多处被毁，“长墙”给予本国防卫和国民粮食两方面的安全保障也化为乌有。

此外，延续了七十多年的提洛同盟遭到瓦解。与本国政府的意见相比，斯巴达的吕山德将军更热衷于听取支持他的波斯的意见。拜他所赐，在脱离雅典获得独立的美名下，爱琴海周边城邦和岛屿全都从提洛同盟分离出去。



雅典及其周边

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只是一个军事同盟，而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不同，它不仅是军事同盟，还是经济同盟。提洛同盟是雅典人的“作品”，而雅典人在希腊民族中具有格外出色的经济敏感性。正因如此，这件“作品”甚至促成了当时任何国家都没有想到的广域经济圈。

很多雅典人因此选择在加入同盟的城邦和海岛定居，就像雅典在那里开分公司或分店一样。这些人因吕山德的强制回国令撤回雅典，

环绕爱琴海的广域经济圈因此崩溃。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雅典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经济大国的地位也不保。

大家原本觉得一旦有事可以相互帮忙才加入同盟。雅典本来有 200 艘战舰，确实有事可以前去相帮。可现在它仅有 12 艘战船，不可能再帮上忙了。雅典已不是海军大国，所以不论以什么名义都不可能继续担任盟主了。

雅典被夺走长期享受的霸权，跌落到与其他城邦国家平起平坐的境地。但雅典人并不是因为对这样的现状感到绝望，才主动抛弃民主政体，选择寡头政体的。

大多数市民面对天翻地覆的现状还处在茫然的状态。恰在此时，坚信雅典也应建立寡头政体的一小部分人回国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胜方斯巴达甩给雅典的媾和条件中有这样一条：允许逃往他国的反民主派人士回国。作为战败者的雅典不能对此提出异议。

于是，在市民尚未找出反对理由也无力反对的时候，一个称作“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在雅典成立。彼时的雅典充斥着从海外基地撤回的人士，嘈杂而混乱。

这“三十人”中，除了奔走于斯巴达进行媾和的塞拉门尼斯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跟随斯巴达将军吕山德率领的所谓进驻军一同回到雅典的。

这些人的领袖克里提阿（Kritias）这时已经 56 岁，是当时年仅 24 岁的哲学家柏拉图的舅舅。克里提阿出身于雅典名门，按梭伦提

出的财产等级制划分，他是属于第一等的不折不扣的富人。

据说他还是一位非常俊美的男子。不过，他与小他 10 岁但仍属同代人的美男子阿基比亚德不同。阿基比亚德性格开朗，而克里提阿性格阴沉；阿基比亚德遇事不抱怨、不发怒，而克里提阿的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强烈的愤怒之火。

克里提阿很有才华。尽管他的诗歌、悲剧、喜剧和以哀歌形式撰写的政治论文只有一些片段留存下来，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他敏锐的认知和纤细的情感。他一生中没有任何一部可以算得上扛鼎之作的作品，但这在博学多才的人中并不罕见。

他对哲学饶有兴趣，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件事广为流传。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饮鸩而亡。把苏格拉底送上被告席的人列出的罪状之一是苏格拉底给雅典青年造成了恶劣影响。被指受其影响为害雅典的最重要的两个人正是阿基比亚德和克里提阿。

在雅典，担任国家要职的年龄底线是 30 岁。阿基比亚德刚满这个年龄便跃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而克里提阿 49 岁以后才在政界登场。

当时雅典人记录、称呼某人时习惯说成“某某之子某某”。和 3 岁丧父的阿基比亚德不同，克里提阿年届五十父亲还精神矍铄，因此他很晚才当上一家之长。

公元前 411 年，寡头政权在雅典建立。那时雅典人刚刚得知远征叙拉古的军队惨烈的结局，尚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老卡莱斯库劳斯成了核心人物，其子克里提阿就在他身边。这个寡头政体被称为“四百人会议”，是雅典反民主派的集大成者。

这个政权很短命，仅 4 个月便走向终结。紧随其后的是“五千人

会议”，虽然执政人数增加了，但它仍是寡头政治。该政权寿命虽比前面的“四百人会议”长，但同样短命。不到两年工夫，雅典的民主政体便杀了回马枪。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未发生流血事件，但与建立寡头政权有关的许多人都逃往了其他国家。克里提阿也逃离了雅典，他的父亲似乎就死于这一时期。克里提阿的这段流亡生活持续了6年之久。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克里提阿率领同党回到雅典。这次他随战胜方斯巴达的军队归来。

已经56岁的克里提阿在逃亡中信念更加坚定，更起劲地反民主并亲斯巴达。时隔6年，他回国的目的是复兴寡头政权。他决心不让新政权重蹈上一次的覆辙。

“三十僭主”政权建立不久，就被人们叫作“三十暴君”。他们决定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反对派——即民主派人士，并开始付诸行动，执政方针从“不流血”转向了流血的暴力镇压。

不论执政者有无意识，镇压举措总会自然地走向扩大化。

很多有威望的市民被告发并被处以死刑，理由是他们虽然不支持民主派，但也没有积极向寡头派靠拢。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整个雅典被笼罩在恐怖政治之中。

尽管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不算雅典公民，本可置身事外，但如果他们是有钱人便可能会成为镇压的目标，理由是他们抢了海外归来者的工作。这让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一落千丈的雅典经济遭受到第二波打击。